



屈原的忠愛情懷

● 張垣鐸*

一、前言

南臺通識電子報第 52、53 期，本人已發表過「屈原的政治理想」與「屈原的悲憤哀慟」二篇文章，現在再來談談「屈原的忠愛情懷」。

二、正文

(一) 邦國家鄉，戀戀不捨

屈原在百無聊賴之際，嘗試接受靈氛、巫咸的吉占，備整容儀，打算遠逝他方，另覓賢君，再展鴻圖。可卻在往赴西海途上，於光燦晨曦中，驀睹故國，僕悲馬懷，邦國家鄉之愛，齊湧心頭，不禁悲從中來，不忍離去：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糜以為粢。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離騷〉〉，頁 75~83)¹

王逸曰：「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弔地，意不忘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

* 張垣鐸，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¹ 洪興祖：《楚辭補註》，（臺北縣：藝文印書館景印惜陰軒叢書汲古閣本，頁數為書局新編），1968年11月，頁75~83。按——洪興祖《楚辭補註》據王逸《楚辭章句》加以補註而成書者，藝文印書館景印惜陰軒叢書汲古閣本，於《楚辭》諸註中，特為善本。以下本論文所引〈離騷〉、〈九章章句〉各篇、〈漁父章句〉文本，皆據此善本，除在論文引用處標明頁數外，不再註明出處。



馬思歸，蜷局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²錢澄之曰：「己不悲而僕夫悲，己不懷而余馬懷……僕馬且然，況於余乎。」³屈原對邦國家鄉的戀戀不捨，真是情見乎辭啊！

(二) 忠良蒙冤，殷鑒不遠

屈原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他俯仰古今，發現接輿髡首，桑扈羸行，伍員逢殃，比干菹醢；可見忠良不一定被君王信任，賢秀不見得獲君王重用：

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九章章句·涉江〉，頁 213~214）

那麼會遭到奸小的嫉妒抹黑，造謠中傷；君王的猜疑疏遠放逐，也是有例可循的呀：

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九章章句·涉江〉，頁 219）

自己忠愛邦國君王之心，日月可鑑；如今蒙冤逢殃，也是殷鑒不遠，意料中的事啊！

(三) 作忠造怨，愁苦終窮

雖然自己曾經對竭盡忠誠，事奉國君，反而遭到孤立，不見容於人，甚至於被人所仇視，而激憤莫名，百思不解；雖然自己乍聞忠誠會招來禍怨，也曾經期期不以為然，天真地認為那是言過其實的話：

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吾諠先君而後身兮，羌眾人之所仇。專惟君而無他兮，又眾兆之所讎……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章章句·惜誦〉，頁 208~212）

只是經過一連串奸小造謠中傷，楚王昏聩善變，人才失質變節，社會腐朽沉淪，與夫理想破碎幻滅的磨折熬煎，他總算看破想通透悟了。「作忠造怨」、「愁苦終窮」、「重昏終身」，不就是自己心知肚明，歡喜做甘願受的下場嗎：

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九章章句·惜誦〉，頁 211）

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九章章句·惜誦〉，頁 218）

² 王逸：《楚辭·離騷經章句》，（臺北市：萬象圖書公司），1997年5月，頁70。

³ 錢澄之：《屈詰·離騷經》四十七上~四十七下，見吳平、回達強主編《楚辭文獻集成》第9冊，（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8月，頁6489~6490。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九章章句·惜誦〉，頁219）

（四）端正剛直，忠愛情懷

歷史是一面鏡子，自己端正剛直，無懼貶逐的決心，屈原在〈九章·涉江〉中堅定地表明：

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

自己擇善固執，九死未悔；矢志清白，效法前聖；忠愛君國，寧死不屈的堅持，屈原在〈離騷〉中也一再地宣誓：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離騷〉，頁30~37）

這一切都肇源於屈原與楚王同宗共祖，血脈的牽連繫絆，注定了他一生與楚國興衰存亡不可切割的關係與無法坐視推卸的使命。龔景瀚曰：「身為同姓世臣，與國同其休戚，苟己身有萬一之望，則愛身正所以愛國，可以不死也……至於莫足與為美政，而望始絕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計無復之，而後出於死，其心良苦矣。此屈子之忠，所以為萬古人臣之極，而太史公謂之與日月爭光者也。若宗社無故，而徒以君不我用，俗不我知，遂忿恚而自沉，則懟而已，豈得為屈子哉！」⁴

（五）殉道明志，悠悠汨羅

只是面對楚國的危殆傾覆，想像無辜百姓的顛沛流離，自己既無力加以挽救匡扶，又不忍親眼看到宗國危亡；那麼在「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漁父章句〉，頁296）的悲憤下，屈原早就抱定殉道明志的決心。他擡頭望天，喃喃自語：「算了吧！楚國既然沒有人了解我對國家君王的一片忠心，我又何必苦苦地眷戀著故都呢？既然沒有人能夠和我共同推行理想美善的政治，我發誓必將追隨九泉之下的先賢——彭咸，絕不妥協屈從」：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

⁴ 龔景瀚：《離騷箋》，見文清閣編《楚辭要籍選刊》第11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10月，頁73。



所居。⁵（〈離騷〉，頁83~84）

錢澄之曰：「莫足與為政，以此自斷其係戀也。返不可返，去無所去，遠逝何之，惟有一死而已。美政，原所造之憲令，其生平學術，盡在於此；原疎而憲令廢矣，所最痛心者，此也。」⁶

楚頃襄王二十二年（西元前 277 年）五月五日，屈原縱身一躍，自沉汨羅，以死明志。讓汨羅江掀起的雪白浪花洗盡他一生的冤屈，讓汨羅江悠悠的江水為他譜出兩千三百年來撼人心弦、引人共鳴的一首悲慟的哀歌。屈原的政治理想、悲憤哀慟與忠愛情懷，就這樣畫下了休止符。或許更應該說，這是一首未曾停歇的悲歌，一代一代不停地傳唱著。

三、結論

屈原及其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難以匹敵的地位，對後代詩人文士影響極為深遠。

1. 司馬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雖與日月爭光，可也。」⁷
2. 王逸曰：「屈原之詞，誠博遠矣……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⁸
3. 劉勰曰：「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侯，則披文而見時……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⁹
4. 李白曰：「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¹⁰
5. 魯迅曰：「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後人驚其文采……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

⁵ 彭咸，殷商賢大夫，相傳他忠言直諫其君，君不聽，乃抱石投水而死。此段屈原眼見「變法革新圖強」政治理想的困頓難酬，破碎幻滅，乃發誓自己師法先賢彭咸，投汨羅江殉道明志的決心。

⁶ 錢澄之：《屈詁·離騷經》四十八上~四十八下，同2，頁6491~6492。

⁷ 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臺北縣：藝文印書館景印清乾隆武英殿刊本），頁1004。頁數為書局新編，未標示出版年月。

⁸ 王逸：《楚辭·離騷經章句敘》，（臺北市：萬象圖書公司），1997年5月，頁73。

⁹ 劉勰：《文心雕龍·辨騷》，（臺北市：文光圖書公司），1973年10月，頁14。

¹⁰ 馬里千：《李白詩選·江上吟》，（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10月，頁128。



或在《三百篇》以上。」¹¹

6.西元 1953 年，屈原逝世 2230 周年（按：屈原在楚頃襄王二十二年五月五日，自沉汨羅。

楚頃襄王二十二年，即西元前 277 年，故曰 2230 周年。）被世界和平理事會列為世界文化名人，隆重加以紀念。¹²

吾人針對屈原這樣一位不世出的「愛國詩人」，深入研閱探索他作品中特別重要的篇章——〈離騷〉與〈九章〉後，發現屈原一生所追求的政治理想，終身所承受的悲憤哀慟，以及畢生所執著的忠愛情懷，正是交織譜出他斑斕璀璨、坎坷激越與奇輝壯彩的生命樂章與創作靈魂的源頭活水。

¹¹ 魯迅：《漢文學史綱·第四篇 屈原及宋玉》，（臺北市：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0 年 11 月，頁 93。

¹²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88%E5%8E%9F>

